四庫全書

史部

湖廣通志卷九十七

藝文志

論

宋

楚懷王論

陳埴

楚懷王之立也天將以興漢乎懷王之死也天將以亡楚乎夫懷王項氏所立此宜深德於項今觀懷王在楚

曾無絲粟之助於楚而屬意於沛公方其議遣入關也羽有父兄之怨於秦所遣宜莫如羽者顧不遣羽而遣沛公曰吾以其長者不殺也沛公之帝業盖於是乎興矣至其與諸將約也曰先入關者王之沛公先入關而羽有不平之心使人致命於懷王盖以為懷王為能右已也而懷王之報命但如約而已以草莽一時之言而重於山河丹書之誓羽雖欲背其約其如負天下之不直何是沛公之帝業又於此乎定矣夫項氏之興本假

於王楚之遺孽顧迫於亞夫之言起民間牧羊子而王之盖亦謂其易制無他而豈料其賢能如是耶始而為項氏之私人而今遂為天下之義主始以為有大造於楚而今則視羽蔑如也則羽此心之鬱鬱悔退豈能久居人下者自我立之自我廢之或生或殺羽以為此吾家事而不知天下之英雄得執此以為詞也故自三軍縞素之義明沛公之師始堂堂於天下而羽始奄奄九泉下人矣懷王之立曽不足以重楚而懷王之死又適

足以資漢然則范增之謀欲為楚也而祇以為漢也嗚呼此豈沛公智慮所能及哉其所得為者天也此豈范增項羽智慮之所不及哉其所不能為者亦天也

屈到嗜芰論

蘇軾

屈到嗜芰有疾名其宗老而屬之曰祭我必以芰及祥宗老將薦芰屈建命去之君子曰不違而道唐柳宗元非之曰屈子以禮之末忍絕其父將死之言且禮有齋之日思其所樂思其所嗜子木去芰安得為道甚矣柳

子之陋也子木楚卿之賢者也夫豈不知為人子之道事死如生況於將死丁寧之言棄而不用人情之所忍乎是必有大不忍於此者而奪其情也夫死生之際聖人嚴之斃於路寢不死於婦人之手至於結冠纓啟手足之末不敢不勉其於死生之變亦重矣父子平日之言可以恩掩義至於死生至嚴之際豈容以私害公乎曾子有疾稱君子之所貴乎道者三孟僖子卒使其子學禮於仲尼管仲病勸桓公去三豎夫數君子之言或

主社稷或勤於道德或訓其子孫雖所趣不同然皆篤於大義不私其躬也如此令赫赫楚國若敖氏之賢聞於諸侯身為正卿死不在民而口腹是憂其為陋亦甚矣使子木行之國人誦之太史書之天下後世不知夫子賢而顧唯陋是聞子木其忍為此乎故曰是必有大不忍者而奪其情也然禮之所謂思其所樂思其所嗜此言人子追思之道也曾晳嗜羊棗而曾子不忍食父没而不能讀父之書母没而不能執母之器皆人子之

情自然也豈待父母之命耶今薦芰之事若出於子則可自其父母則為陋耳豈可以飲食之故而成父莫大之陋乎曾子寢疾曾元難於易簀曾子曰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也以姑息若以柳子之言為然是曾元為孝子而曾子顧禮之末易簀於病革之中為不仁之甚也中行偃死視不可含范宣子盥而撫之曰事吴敢不如事主猶視欒懷子曰主苟終所不嗣事於齊者有如河乃瞑嗚呼范宣子知事吴為忠於主而不知報

齊以成夫子憂國之美其為忠則大矣古人以愛惡比之美疢藥石曰石猶生我疢之美者其毒滋多由是觀之柳子之愛屈到是疢之美子木之違父命藥石也哉

明

卞和論　　唐肅

卞和以獻璞而刖人曰非和罪也和知璞之有玉楚子不和信也不和信則已何以刖為剖而無玉刖未晚也故曰非和罪也唐子曰獻璞而刖和自取者也非不和

信者罪也和之不剖而獻欲章其識也即受而剖焉於國何補無補於國勿獻可也故君子罪和而不罪楚子不足罪也吁世之以文章小技自衒而不售者其和之徒歟

伍子胥論　　郭正域

子胥之報楚也聖人與之乎曰與之何以知之曰以春秋知之子胥挾弓而干闔閭闔閭將為之興師子胥曰諸侯不為匹夫興師事君猶事父也虧君之義復父之

讐臣不為也及蔡侯拘於南郢數年而歸用事於河而請救於吳也子胥曰蔡非有罪也楚為無道君若憂中國此時可矣吳興師而伐楚春秋書之曰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於柏舉夫蔡安得以吳也蔡侯之怨不深於子胥也不以匹夫復讐而以蔡侯興師子胥之志也聖人即書曰蔡侯以吳子成子胥之志也蔡書侯與蔡也吳書子與吳也與吳與蔡與子胥也楚敗而又書人惡楚也惡楚與子胥也公羊曰父不受誅子復讐可也穀

梁曰何以不言救也救大也胡氏曰聖人與人為善皆未敢明言聖人之與子胥也夫羑里囚而牧野戰載主而行雖曰弔民亦復父讐也易曰湯武革命應乎天而順乎人禮曰父之讐不共戴天枕戈而寢兄弟之讐不反兵子胥之心天地且諒之聖人傷之矣春秋書以者三桓四年宋人以齊人蔡人衛人陳人伐鄭僖二十六年公以楚師伐齊取穀宋不能以齊魯不能以楚也而皆書以皆修怨也解者曰以者不以者也皆無與詞而

獨與蔡侯吳子所以與子胥也

張文忠論　　胡克敬

人臣負論道經邦之重當主少國疑之時安危惟視乎社稷成敗何計乎身家蓋事權之所集固恩怨是非之叢也如文忠公者初以董賈之才終躋揆衡之位勵翼黽勉輔沖人以敉海宇功施爛然矣迨身後禍起追奪籍没其子敬修至殉家難懷宗時始賜䘏復誠有如王啟茂所云半生憂國看猶鎖一詔旌忠骨已寒者噫嘻

姚崇止於救時寇準尚未讀傳有秉鈞之權而合進退之道者盖難言之而況石破劔盡煅烈金銷者乎公之恩怨在當時是非在千古謹因其概畧而論之亦以見權非聖人不能用而得志行道者之當思所以自處也

水利論　　陳仕元

楚東諸郡水弗可隄利在疏導西諸郡隄斯利焉及考漢史河水一石泥六斗江水一石泥數斗漢水之泥不啻是盖漢最濁易淤滙疏滌之則散漫矣東諸郡固漢

濆也雲夢二澤後世散為邑居以夏書考之夢髙於雲西諸郡豈夢澤耶禹貢九江孔殷沱潛既道今詳水經水道澧水中孑邑會赤沙湖沅水當邑之南大江繞邑東河自江出亦謂之沱由是觀之孑邑固大江九江之衝也江水較漢稍清不異於澧沅則清而莫淤夫自杜預開漕以瀉江勢而東邑之湍悍稍紓邑西之流漸浸巨故江水横截孑邑注之洞庭茀啻繞其東北耳唐宋間邑西寂無民居范晦叔岳陽風土記謂華民多舟居

常産即湖地建寧南隄決即被水患建寧令石首南隄即今調弦夏秋必決必溢故二邑江患相表裏乃安南港所厄則湖水也至和遷縣築隄僅可障官署隄之外皆棄之魚鱉宣德間人吏乘舟入縣署正統知縣楊鐩以為請天子遣工部王士華布政蹇賢奉勅駐邑中相便宜築隄四十有七并縣隄為四十八垸九載其後土人往往擇少高地築之垸遂百餘區最巨者安津蔡田官垸延袤咸十餘里小者田僅百畝而已一遇漲潦隄

即衝決冬月水退有司乃發粟集民修之每垸擇一二人為圩長十餘人為小甲厥後有司視為賂階圩長藉為貲府而於隄之堅脆弗問也昔宋熙寧初遣使察農田水利蘇軾上疏以為遣使察農必大煩擾吏卒所過雞犬一空子邑修垸之弊何以異此邇來江陵諸隄悉潰江水散流潛沔嘉靖庚申枝江隄決水奔黄山鹿河即漫流邑之西鄙故邑河勢殺不然幾以城市為壑也宋史閩越皆有陂湖湖高於田田又高於江海旱則放

湖水溉田澇則決田水入海故不為災然此可行於浙西耳予邑垸民心殊力惰少旱則決隄引水坎穴叢楚甚者以施筌蒙罟今之計莫若督民於垸中鑿陂而嚴禁防謹蓄洩乃安津察田田家諸湖洪武中華稅弛之民溉田正德知縣李文洋取課名為水面錢令漸增幾百金者一切裁之正德間都御史吳廷舉奉勅賑荒萃民修垸因而食之由是諸垸幾復章華之舊嘉靖間知府陸邦復發郡粟增修而知縣趙古亦襲文洋故事是

以訖無成功予又見垸民往往於垸外水濵墾田植稻謂之湖田湖田無稅額三載一熟熟則倍獲厚利此所謂涸梁山泊可得良田萬頃而王安石懼無貯水之地者也夫隄防起於戰國圩田湖田起於宋政和以來古無有也使遇賈讓杜預則諸垸尚在興廢之間矧垸外乎然有洞庭為之瀦亦不至大害若紹興所議修圩守明賞罰則今日之急務矣至於調弦開塞之議雖靡成說以勢觀之塞固漲而西開亦漫而東今開者幾百載

即欲塞之莫能也善為水者因時補葺可耳

皇清

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論　劉子壯

神物待聖人而後興是故伏羲起而龍馬生大禹作而元龜出假使世無羲禹雖使龜馬間見不過與阿閣之鳳苑囿之麟共奏瑞祥而已書之史冊以為美談亦豈能以盡奇偶而列疇範使天地陰陽之所不能言者竟能以象數呈之而令數聖人上下千萬年

而不足以窮其義哉故曰物不虛生必有所因以顯或曰聖人師萬物凡物之生莫不有理愚者習而不察惟聖智者能見之是故烏主孝蟻主義鴈主序穀種可以言仁老馬可以用智而古之人觀轉蓬而知車觀烏尾而知舟以至觀擔夫爭道公孫舞劒而可以得草書蓋聖人之心先有此理遇之而即至自一草木之微一禽魚之動皆可精其義以至於天命況夫龜龍者四靈之畜號稱非常者哉雖然聖人身有

此理遇物而發雖不遇物而此理固在也然則聖人何不自為之而必待夫龜龍之所負而則之也哉曰馬之上有圖馬龜之上有書馬天垂其數聖人言其義也然則孔子作春秋感獲麟而起麟之上亦何有策文乎六經與天地並立緣河圖而有易緣洛書而有疇即以為緣獲麟而有春秋矣書不盡之於其疇也詩與禮其又何所緣乎曰他經專主理者也而易與範特言數數者天之假物以見是以聖人則之也

然則揚雄作太玄司馬光作潛虛皆言數也雄固不足道司馬忠信殆幾於古之賢聖人矣然而儒者畧而弗錄者何哉曰數固取乎自然也河通乎天而龍來洛居地之中而龜出龍來而圖負龜出而書呈天之告聖人深切著明矣聖人不為妄作惟能因天之道發明之天不能言而假物以鳴聖人因物而見天凡天之所欲言皆取諸物以發之是聖人非則圖書也則天也聖人則天雖謂聖人則圖書可也雖謂神

物待聖人出可也雖謂聖人師萬物可也雖謂聖人自為之而無所待於龜龍之負馬亦無不可也

辯

皇清

白起廟辯　　吳　泰

邑治東白雲汊有白起廟莫詳所始泰曰此訛也史邑秦昭王使白起攻楚拔郢燒夷陵遂東至於竟陵則吾邑遭其荼毒久矣而顧儼然祀之耶或曰楚俗

尚淫祀不獨起然也柳子厚永州黄神祠記相傳即王莽也王與黄聲通民且祠之而何疑於起歟曰否昔黄帝南浮江登熊湘故諸郡祠之柳記因俗傳訛豈至如子雲美新之作哉或曰黄與王自别也白則誰從辯之曰此元白景亮廟也元時景亮知沔陽濬景便河掘土得石有白公溝三字民咸異之以其有功於景故後人遂尸祝俎豆之也或曰廟祀何不於便河而於白雲汉也曰夫神依於人若魂氣則無不

之也今汉北有令尹子文廟不必為古邔亭而陟降在兹與景亮同夫汉名白雲廟名白公相傳益彰又曷疑焉或曰廟進景亮則黜起也可乎曰可昔隴西有董卓祠唐髙適毀之蔡州有吴元濟祠宋王濟毀之又狄仁傑采訪江南移檄吴興毀項羽祠盖仗大義以驅厲祀其肸蠁自絶也近聞白起廟廢為禪林矣嗟乎起既廢則曷不進景亮於其中

東西二漢水辯　王士禎

漢水有東西二源自桑欽常璩酈道元以來諸說紛紜轇轕不解予嘗兩入秦蜀於東漢則探其源於西漢則窮其委因為辯之按百牢關下有分水嶺嶺東水皆北流至五丁峽北合漾水入沔而為東漢嶺西水皆南流逕七盤關龍洞合嘉陵水而為西漢常璩云漢水有二源東源出武都氐道縣漾山固名漾西源出隴西嶓冢山會白水經葭萌入漢始源曰沔故曰沔漢酈注引漢中記云嶓冢以東水皆東流嶓冢

以西水皆西流即其地勢源流所歸故俗以嶓冢為分水嶺即此推沔水無西入之理又云東西兩川俱出嶓冢而同為漢水按常氏以沔為西漢水其說紕謬酈注辯之韙矣又謂東西同出嶓冢非也且桑欽謂漾水出隴西氐道嶓冢山東至武都沮縣為漢水而曰至廣魏與白水合又至葭萌縣與羌水合是以漾為西漢水也又謂沔水出武都沮縣東狼谷中又曰沔水東南逕沮水戍東南流注漢是以沔為東漢

水也酈氏兩疏之而未辯其非夫禹貢嶓冡導漾東流為漢漾之東流見於經者顯然如此余過武都嶓冡山下詢漾水土人指涓涓細流東南入沔者即是則漾入沔合流而東其為東漢水其源流甚明而其上流又出分水嶺以東之水穿五丁峽而與漾合常氏既附會漾水之名以為東漢又妄以沔出嶓冡合白水為西漢是明與嶓冡導漾之文相悖桑氏又析漾沔為二條其流迥别至云漾合白水則與禹貢東

流為漢之文又不符合今按通典嶓冢山有二一在天水上邽一在漢之金牛山雍大記云西漢水在西和縣源出嶓冢山西流與馬池水合此乃上邽之嶓冢在今秦州又云漢江源出沔縣嶓冢山東流入金州此乃金牛之嶓冢禹貢嶓冢導漾乃沔縣之嶓冢非秦州之嶓冢知嶓冢有二則東西二漢源流各自了然漾之與沔本為一流與隴西之嶓冢都無交涉常氏之誤可不辯而明矣沮水出武都東狼谷東南

流注漢水經此條在沔水下而此又云漾水出隴西嶓冢山東至武都沮縣為漢水不惟兩漢水皆合於沮必無是理而漾水近在武都之嶓冢反遠引隴西之嶓冢東流至武都為漢其誤總在以兩嶓冢為一山故自為矛盾如是酈氏於漾水條下又云通谷水出東北通溪上承漾水西南流為西漢水則未嘗按脉察理而牽合桑氏之說以成其誤不知漾水實東南流無由西南流與嘉陵白水相合也山海經云嶓

冢之山漢水出焉東南流注於沔郭璞云在武都氐道縣南蘇氏書傳云漢始出為漾東南流為沔至漢中東行為漢皆謂東漢水也其嘉陵江自兩當畧陽出陽平關至朝天峽南逕廣元縣又南逕昭化縣白水江自階文來入之酈氏所稱西漢水南入嘉陵道而為嘉陵水常氏所稱會白水經葭萌桑氏所稱至廣魏與白水合又至葭萌與羌水合者皆謂西漢水也黄氏日抄云漢水二源一出秦州天水縣謂之西

漢水至恭州巴中縣入江一出大安軍三泉縣謂之東漢水至漢陽軍入江觀此則二漢水源流益洞然矣何紛紛聚訟爲哉

議

唐

論請舜廟議　　呂温

右臣謹按地圖舜陵在九嶷之山舜廟在太陽之溪舜陵古者已失太陽溪今不知處秦漢以來置廟山下年

代寢遠祠宇不存每有詔書令州縣致祭奠酬荒野恭命而已豈有盛德大業百王師表没投荒裔陵廟皆無臣謹遵舊制於州西山上已立廟訖特望天恩許蠲免近廟三五家令歲時掃灑以為恒式豈獨表聖人至德及於萬代實欲彰陛下元澤被於無窮謹録奏聞

宋

築漢陽城議　　黄榦

漢陽為郡民淳事簡一意撫摩或可逃責然既切專城

之任則當思固國之謀訪之故老察之形勢則最關利害而不可不預圖者無城壁之可恃也考之圖志漢陽舊有偃月城今蹤跡皆無存者則昔固嘗有城矣國家講好息民邊陲寧静固無他虞然州郡之有城猶家之有墻壁家無墻壁雖無盜賊無以為家況設險守國思患預防當無事之日不可不為有事之備本軍地雖近江旁亦多水然齊安江陵皆近江皆有城武昌池陽皆在江南亦有城何獨漢陽而無城其旁固多水澤然冬

月水涸亦不足恃況其為地雖非極邊而實則武昌唇齒吳蜀咽喉南人得之則恃為捍蔽孫氏都武昌使曾肅守漢陽是也北人得之則武昌不能自立漢陽守臣李恕屢以舟師敗鄂人是也盖大河東下雖若可恃然東有陽邏西有劉公洲最為淺狹頃刻可渡古之為國守在四鄰賊入吾腹則無及矣故築漢陽之城不惟可以守漢陽而亦所以蔽武昌也開禧丙寅安陸圍竟陵破漢陽之民逃奔江南者大半武昌之人日夜望漢陽

之烽火以為安否向非漢川之民結集義士固守河南血戰則事未可知使漢陽有城虎視江漬孰敢越吾境而為寇耶京口之有瓜州所以通淮浙往來之道武昌之視漢陽猶京口之視瓜州也瓜州有城則師之出入皆有所恃武昌之師自漢陽而濟者絶江之後便無駐足之地比其反也前有長江之阻後有敵人之慮武昌之師不可久駐江北者無城故也使漢陽有城卒有緩急移武昌之屯數千人以守之或出或入從容整暇察

敵伺便乗機應變壯荆襄之聲勢為諸郡之應援計未有急於此者矣瓜州非郡尚不可無城而况漢陽古之沔州衝要之地乎此則城壁之不可以不築也觀其地勢他郡城壁有難修築者有雖修築而不足為險者惟漢陽地勢其北依山其南阻江東西有湖皆自然之天塹無湖無江之處十之二三耳向使經理有方雖郢之石城亦無以加郡城之南皆沿江堤岸每歳修築率費二三千緡而城居之民常凜然有為魚之患築城之後

則每年可免修築之費而向憂墊溺者可以安枕而無慮矣是又一舉而兩利也又嘗令濠寨官計丈尺工料則為城不過六七里為費亦數十萬緡諸郡築城例役大軍大軍一出跋涉稍久不無勞費漢陽武昌兩郡相望以武昌所屯之兵築漢陽之城士卒無久出之勞州郡減增募之費與築他郡之城其難易大不侔矣朝廷近年以來留意守禦所守州郡修築城壁無非為堅固不可拔之謀今築漢陽之城其關於利害甚切其為勢

甚固其為費甚省亦何憚而久不為也幹非敢生事喜功有所僥覬特以郡之長官謂之守土城壁不築則非所以守土而曠其職矣

與廟堂乞築城議　陸九淵

某僭白書曰有備無患記曰事豫則立荆門在江漢之間為四集之地南捍江陵北援湘陳東據隨郢之脅西當光化夷陵之衝荆門固則四鄰有所恃否則有背脅腹心之虞由唐之湖陽以趨山則其涉漢之處已在荆

門之脅由鄧之鄧城以涉漢則其趨山之處已在荆門之腹自此之外間道之可馳漢津之可涉陂陀不能以限馬灘瀨不能以濡軌者尚多有之自我出奇制勝徼敵兵之腹脅者亦正在此善制事者當令其利在我其患在彼不善者反之法曰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又曰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無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攻謂能銷患致利備豫不虞也荆門雖四山環合易於備豫義勇四千强壯可用而素無城壁倉廪府庫

之間麋鹿可至累欲修築子城畏憚其費不敢輕舉其切謂郡無城郭使在內地尚且不可况其在邊乎若形勢不立扃鑰不固無以係民心待暴客脫有緩急區區倉庫之儲適足以啟戎召寇患害之致何啻丘山權今費役曾不毫末惜毫末之費忽丘山之害難以言智一旦有警誰執其咎某去冬妄意聞於帥府請就此役尋得帥檄令委官置局徑自修築欲趣冬上堅密庶幾可久已於十二月初四日發手亦幸天氣晴霽人心齊一

臘前兩旬土工畢事規模稍壯邦人慰滿小壘綿薄仍嵗送迎事力單竭累政之積僅足辦此會計用磚包砌立門施樓其費尚多目今已見包城十丈砌角臺一所建敵樓一座由此計之猶當用緡錢三萬本軍有買名銀一萬七千餘兩隷在常平稭之專條不可擅用欲乞鈞慈特為敷奏於數内撥支銀伍千兩應副包砌支用使城壁一新形勢益壯姦宄阻謀民心有賴實為無窮之利想鈞謨垂念邊城不異墻屏思患豫防久有廟算

擇狂聽愚當不待辭之畢也

明

治河議上

劉堯誨

國初宋禮開會通河沿元人舊渠自安山北入天津渠迹可循所有功力不費禮之功在漕河者惟南旺河及濟寧天井閘以南而達於淮其功倍於故元初元人止導汶水而障之西南行耳禮引沂水洸水入泗以會於漕又引鄒縣之淵源泉九引泗水之下莊泉三十入於

泗引蒙陰之官橋泉四引曲阜之柳青泉十八入沂達泗同滙天井閘以成漕渠又開濬南旺湖滙平陰泰安東平等泉百而設南北閘以分流之北入安山舊道南過濟寧會天井閘諸水下徐呂同為淮河入於海是明漕運止藉山東諸泉而不敢引大河以為利也至正統戊辰黄河決張秋害及運道以後漸引河入徐沛弘治六年河徙黄陵岡決張秋奪汶泗之水東行而運道阻絶當時議者主於上流分殺河勢既鑿孫家渡口導河

南入於淮又開趙皮寨口導河入亳泗歸宿以會於淮又疏賈魯舊河由曹縣梁靖口出徐沛入運河過二洪以會於淮於是二洪藉河勢而為厲也第上流既分大勢自弱徐沛之間雖有河患不甚以後治運河者漸失初意導口既塞而支流未分會全河之水以入徐泗而議者乃曰治運河亦過矣夫運河何憂不治也導河入徐吕而數逢其害此是後人失策今惟求其害運河者而遠之固所以全運河也近者朱尚書以黄河侵嚙沛

縣切近運河乃徙運河而東五十里以上接於濟而下通於徐意主於遠黃河也愚謂當以黃河遠運河不當以運河遠黃河以運河遠黃河則凡黃河之所能至者皆當遠而避之此不東走海南走山耳故以起膠萊之議而有泇口之說也矧所避者止沛縣數十里耳而徐邳四百里之河患固在也以黃河遠運河則上流歸德蘭陽趙皮寨口原係河流入渦淮故道去其淤積排決之耳無有泇口之斬山焚石也順其勢利導之耳無有

膠萊之穿渠亂海也計不出此而亟亟壘隄以障河愚以為黄河至於徐邳如大軍既敗而潰雖有善將勢不能制故令築隄以防河無以異於銜木以填海且所築之隄基廣二丈崇七丈勢不能加矣徐邳每至伏秋之時白浪如山拔地數仞則丈隄之土實以決其怒而恣其暴也

治河議中　劉堯誨

今議開趙皮寨口將尋亳泗歸宿之故道以分殺河勢

難之者曰河入趙皮寨經歸宿出宿遷會於淮而同入於海恐河勢趨南之便而東流入徐濟之路艱將來二洪淺涸則運道為梗又曰將不免為鳳泗諸陵憂此皆臆說也夫鳳陽即古塗山荊山地形勢最高而府北鳳凰山一帶皆阻山為險自有淮水以來所經歷鳳陽境至今陵谷不變況皇陵在府城南又二十里當洪武二十四年河決孫家渡由中牟項城入鳳陽界過潁上至壽州合淮水歷懷遠以達於泗是以全河灌鳳陽背城

而下當時未聞危動陵寢矧今分流入歸德過宿州符離集出宿遷口遠者二百里近一百餘里此事之必無恙者而以勤當事者之憂豈我聖祖之念皇陵不若後人之異甚耶乃若泗州去宿遷止四十里黄河由淮以入泗與夫由泗水以會淮一也所慮寨口既開大河南下歸宿遷有二洪淺閣之虞是以二洪待河而轉漕故愚以為失作者之意也先時總理河道劉天和有云漕河本不用黄河之水自淮達濟一路隄防正恐黄河衝

入為害今徐吕二洪以下一向反用黄河之水而忘其
故及水不來則用工挑濬以引之來此所謂以病為樂
也乃若所以為二洪盈竭者責在山左諸泉而宣節泉
流者又責在理漕諸吏永樂初浚會通而開南旺馬腸
諸湖正欲廣受深資以待旱乾不時之變故南旺周迴
百五十里濬深者丈餘淺亦五七尺内築長堤三漕渠
貫其中西隄開斗門以時蓄洩號曰水櫃二年一大浚
役夫萬餘此不特為河竭之備雖伏秋淫潦諸泉暴發

得湖以為壑則不至溢四出厚積而徐出之足以平二洪之勢計亦周矣百年來浚既不時湖勢日蹙高者為坡阜下者長洲渚不有昔日之全湖矣且徂徠諸山厲禁漸弛各泉溝道率填壅不治每遇水潦則平地盡湖而無專受之壑稍亢陽則湖底飛黄埃也議者不原其始遽以山東諸泉謂不足以潤二洪必藉黄河以為利人之識度豈不大相遠哉且運河設閘壩各有淺夫若干名近時有事漕河者皆利於築堤不利於浚淺盖髙

可以偽增而深不可以偽及故隄日高則湖日淺水無所受勢必潰隄而出隄潰而委之於湖則築隄固所以填湖也非獨此也凡漕渠皆然今高郵寶應諸湖隄内高於水者不滿五尺外高於平田者則八九尺三百里大湖如支閣在地上稍一揺滉則坍瀉不可禦所以淮陽多水患以中原之地勢測之大抵河之南岸高於北岸歸德蘭陽之間又曹單徐沛之上流也弘治間河決張秋奪汶泗以東行當時諸臣議築塞唯荆隆口隨築

隨潰於是開孫家渡口開趙皮寨口又鑿賈魯河皆導
河使東南行也如此則勢分殺而安流矣明年秋水漲
發河仍趨北勢將復犯張秋故都御史徐恪以為言乃
從荆隆口至黄陵岡之北築隄二重各長二百里以護
決口劉公大夏等得以成安平鎮河功而全運道豈非
河地南高之驗耶嘉靖甲午間黄河從蘭陽寨口直趨
亳泗歸宿不復入於徐以致二洪淺沍不可漕後之理
漕諸臣乃一意開梁靖等口導河而東并出於徐沛之

間又鑴廣二洪隘口而平之以便漕故河勢東下之利合流傾注於徐沛而趙皮寨等口以漸湮塞河不分流而亳泗歸宿之故道失矣嘉靖壬子都御史詹翰復請開趙皮寨口不果行明年又申前請遣使視河上以工費鉅大為辭陵夷至於今日夫河性至湍悍有以豬之則緩其性而不為暴有以分之則殺其勢而不為厲古今治河無出此二者故漢人有言河南岸強則攻北岸北岸強則攻南岸南北俱強則下流受傷今日之治河

正犯此戒弘治間以黄河北犯張秋故强北岸而障河使南嘉靖間以黄河南徙歸宿故塞南岸而障河使東今南北俱强矣所以淮邳上下毒遭全河之害為運道憂夫曹單鄆濟之間如鉅野梁山泊等處汙澤窪下昔人於此以瀦河也自荆隆等口重隄以障之則河水不得上溢於鉅野梁山之間而有所瀦也孫家渡及蘭陽趙皮寨昔人於此以分河也自決口填閼棄而不治則河水不得南入於渦淮而有所分矣既無以瀦又無所

分洪河萬里又會番漢川澤之流而廹束於二洪之間以激其怒此不盡吞邳淮化而為溟渤者未已也

治河議下　　劉堯誨

河北數十水沁為最大河南數十水汴為最大汴水出大周山會須水索水京水鄭水入祥符東南會蔡河以入於泗宋人於此開渠以通淮泗曰通津渠亦曰惠民河是宋以前河東北流而不受汴水也沁水出綿山合太原蔺水丹水白水蘆水出懐慶濟源元人郭守敬於

此開渠引沁過新鄉歷胙城至汲縣入衛河以達於臨清曰御河是元以前黄河東南流而不受沁水也今汴沁皆入河矣宋自熙寧河始分為二其南入淮水者受少半耳今考黄河入淮之路一自中牟過項城入鳳陽而下即洪武間河決孫家渡口之路也一自開封蘭陽至虞城經徐州而下即今河出徐沛間之路也一自歸德過宿州符離集出宿遷而下即今趙皮寨上下之路也自宋以來五百年黄河入淮雖轉徙不常總之不出

此三路而欲分殺河勢者亦不出此三路乃若合全河之水又會山東諸泉盡輸於徐吕以會於淮此從古未有事也孫家渡口自正統以來凡十餘浚隨復淤塞故今議分導河流計無便於開趙皮寨而寨口所從之路唯宿州符離集爲正道且自宿遷出口入海不復過鳳陽泗州矣汴泌故道可以講求而復汴泌復故道是斷黄河之内應也而泌水去河止四五十里萬一徐邳道梗則由江之淮由淮之汴由汴入河過泌放流而下達

於衛會於臨清此亦轉漕一竒策也淮水由泗州導之南過盱眙經天長界至六合出瓜步口會大江尤徑易昔隋開皇間引汴入淮通刋溝及唐人魏景倩開直河引淮至黄土岡通揚州今埠岸道里皆可訪求得淮入江則中原徐鳳千里之間永無水患而因山川自然之勢於運道尤可久也且省淮揚高郵寶應一切閘壩湖坊官民之費而以二湖給民田多穿渠道南北分流之則淮揚亦無水患也此皆因地形指畫據所嘗陟歴以

考證今古豈以窈冥為事也耶然愚又有慮焉國事以民為本今所治在運河是不免以中原徐淮之地為壑而諸臣之有事於漕者一隄之外皆鄰國矣此非惟不足以慰民志尤非所以上答天心水之為災也固宜昔漢武塞宣防躬自沈璧而諸臣親負薪者凡以為民也今即使運道通利而徐淮萬姓之墊溺中州千里之汙萊將聽之耶況運道原不煩治能疏導河流使民得宅土處業則運道自安流也第緣近者膠萊河之議泇口

之役初或未諦言出而竟阻抑不行恐後之抒謀任事者不敢自必也盖土著之民多不利於其鄉有此功而守土之官尤憚以其身而受此役其餘徼天幸以待遷者槪今之人而不鄰視國家者幾希孟氏有言及是時修其刑政夫政之大者孰有過於漕事乃若其時則無復有暇於此者失今不亟圖之一旦不偶則轉餉艱危徵發旁午當此之時雖欲定計舉事可得耶

河防議　　陳文燭

沔澤國也江漲而東南病漢漲而西北病然築緑麻山之隄遠自荆門築長宫之隄東接漢陽自五代時已為江漢防矣後監利東水之隄防江者日甚而復決於茅埠口潛江斑灣之隄防漢者日甚而復決於夜汊口二口決而沔之水與洞庭為一顧夜汊屢塞屢決而數年以來借言水濯江陵不敢議築近姑築之而未固又復決矣茅埠幾四十年未築郡大夫史公力修之人心效順一鼓成功屹然如山南畆東作牛畜遍野四方逃徙

者歸而問業且曰某田某圩吾開墾也樂生興事又有生所創見也史大夫治沔之績余不論而茅埠口之塞其扁鵲倉公令人有起色者與至如任家嶺之隄雖防江自外入而水從中滿須相時開之豪民近嶺自利倡難守之説而過聽者信在水利者一見決之而已又沔湖水尚平豪民有湖業者往往盜決其隄以為淤田之計淤沒數多白之上官罪小而利大紛紛效尤在持國法者一加之意而已

皇清

漕運議

劉子壯

自古建國形勢立於西北貢賦供於東南故歲漕荆揚徐豫粟四百萬有奇致之京師以給六軍萬民其徵之民也縣令是典丞貳佐之其兌於舟也運旂為掌衛弁宰之而又糧道督其行巡漕稽其數倉場受其成河道先期以具蓄洩所過設兵以衛其往回葢制法若斯之備也宜若取之下而無不足納之上而

無不終其事者然而數年以來民日困於徵收之無藝而漕白虧於拖欠之漸累者何哉盖其畧可得而言焉方其取之民也吏以差為市輪里而飽所欲乃取一户焉註之而此名一定則莫不破産鬻子甚且捐田廬而去之他鄉及其科糧為爭也每歲舊額石計二斗而耗五升耳今耗乃至三斗矣是六倍於古也而又有水脚之増常規之加以至洒艙過斛點籌各項新立名目在官止收二斗之實而民間乃費一

石也然而或有風水之失盜糶之患則又以責之縣官縣官又以責之民謂之賠補焉此今日之漕所以困民者也若夫兑運之患官旗所至折縣官辱里甲以肆其需索而及其既兑有折錙而代糧者矣有此領而彼運者矣有有籍而無人者矣而道路之盜賣不與焉盖自其開漕之始原未嘗有全實之數而當事者既不能精詳本來以較勘於始廉察者又安能煩瑣剥閲以稽查於後迨至不足而始加參覆累歲

積月而倖一

恩赦此所以拖欠漸累而倉儲日虛也今欲蘇民而裕

國則莫若定輪歲之差以甲為次而吏不得髙下其

手也立正耗之額以官代兌而民不至重病於科也

嚴賠補之禁而水濕盜賣責之主者也開兌之初督

糧公閱實其數而無有虛冒督率其行而無有延捱

也過淮之時巡視者逐幫為稽而多少之必詳隨至

即行而後先之勿待也而其要尤在上官長無責望

於僚屬僚屬無責望於州縣則有司不以廵督為累官旗不以倉場為累如此而漕猶有負民猶有困者未之有也抑更有望者漕與屯相表裏者也誠能興屯田開水利則西北將實而漕可少省東南之民力於是乎亦大甦矣

楚省驛遞夫馬錢糧條議　王繇蔚

楚省繁難甲於天下而湖北繁難又甚於全楚陸則壤接中州由楚而達滇黔通秦蜀通吳粵水則襟江

帶湖濵臨省會上而巫川漢中黔粤下而江右閩越
京通莫不取道於斯以故陸則
宸使 王差賫奏傳宣絡繹不絶水則冠盖頻仍執符
索船循環罔間是則水陸並繁而驛遞夫馬船隻誠
有時刻難暇者也定鼎以來驛遞事務原隷驛傳道
管理自康熙七年奉文南北分轄湖北驛遞事務分
送本道管理查湖北八府共原額編驛站銀貳拾萬
伍百陸拾兩零内除安徳荆襄鄖五府荒蕪無徵銀

伍萬貳千玖百柒拾肆兩零實徵銀壹拾肆萬柒千伍百捌拾陸兩零因支用不足蒙前任各部院題留江濟銀貳萬壹千叁百伍拾玖兩零除荒外實徵銀壹萬柒千柒百玖拾叁兩零以為驛遞之用又原額編紅船銀柒千伍拾捌兩零除荒外實徵銀陸千壹百叁拾伍兩零以上銀兩每年忽遇水旱洊臻照例豁除以致計日工料缺額兼之馬匹倒斃買補船隻修理等項皆一年不敷一年之用又查河南陸路馬

匹日計草料銀八分夫日計工食銀伍分楚省馬則日止伍分夫則日止二分再查江南水路船隻大中小修額有定數水手工食日計伍分楚省水手日止一分七釐五毫此又錢糧支用不足難與鄰省比類者也司郵政者值此衝繁之要地經此不足之錢糧綆短汲深襟捉肘露其間斟酌損益籌畫整理非極盡苦心莫能有濟而本道自分管以後數年勉力支撐多方樽節一切濫差私派等弊痛加責革雖驛困

漸甦差使稍獲無悮以别省夫馬船隻修理之例較之則又盈縮懸殊尚有待於援例酌請以底畫一而裕皇華者也

江陵隄防議　　胡在恪

江出岷山漢自嶓冢攏萬川以東注而荆州正當其衝稱澤國焉盖江水在瞿塘灧澦間為諸山所束屹崪盤礴雷响而電激既出峽口始得展逸勢以前驅夏秋一漲頃刻千里而經江陵公安石首監利華容

間自西而北而東而南勢多迂迴至岳陽自西南復轉東北迸流而下故決害多在荆州夾江南北諸縣各沿岸為堤以禦水勢由來久矣江北之堤自當陽以下之逍遥萬城以至監利不下四百餘里而江陵之黄灘堤在縣東南二十餘里一決則江陵潛江監利沔陽荆門皆為魚鼈盖古所謂衝巫峽以迅激躋江津而起漲者以東至沙市有砥突出大江數十丈捍蔽江水水為之稍紆抱而黄灘之怒差殺其後

蕩焉無存而水之向黄灘者駭坍浪而相礓矣稽古大禹洒沈澹災以奠髙山大川而自漢晉以暨有明南郡大水史不勝書而萬歴十九年辛卯江陵黄灘堤決民之溺死者無算二十一年癸巳逍遥堤旋潰距今九十餘載

國朝庚寅年江水大漲時幸瓦全嗣後癸巳夏江水決於萬城郡城東數百里茫然巨浸户徧逃亡矣癸卯秋江決於周尹店逮丙辰之五月麥秋方至而郝穴

之江隄潰矣犬哭烏散鳩面鵠形真繪圖所難盡者
展轉數年流移畧集而辛酉七月黄灘倏決百年難
堪之殃從天而降驚心駭目一望直溟渤尾閭耳集
中澤之鴻雁填坍穴之螻蟻人自為築役用不擾功
爰告成安瀾共禱詎意九仞果虧一簣致使長江復
行平地壬戌六月江堤復決比之辛酉為時更早禾
香於畝蛟舞於廬繼而風雨頻作室廬蕩盡或身飽
於波臣或田歸於沙壓背鄉井者已不可問守墳墓

者更復何之爰核糧夫毫髮無遺以赴補救之急工人之自為計也神之將安輸乎嗟乎決隄者民之大害也築隄者民之大利也而利害相反誠有如閭境士民痛哭屢控之所云者今幸當事上臺目擊顛連而太守許公實心胞與躬親挽築於隄址則寛而大以便後來之加增於隄工則恤而察以杜一時之冒濫蕭憺之擬身塞趙賢之願請命真百姓之福非諛詞也按隄老隄甲之法自太守趙賢始議行之夏秋

守禦冬春修補歲以為常葢田廬於斯聚族而處以長子孫故重土而習知水性法至善也而隄夫之出於糧石者視其用工之難易以為徵收之多少今昔之間未可槩論而夫之修築於隄上者買土井土臺土其法不一買土為最上但慮散給工資之數難以悉楚井土則民之淳者勞而黠者逸臺土則奸人得以高下其手夫苦儹而隄之罅隙者復多夫修隄所以捍民非以苦民也而立法不善則夫受修築之苦

而民視築隄為畏途矣三者綜而論之惟井土之法可以垂久第須董其役者審高下遠近之地勢以均其勞逸除其弊端乃可而弊端誠未易除則所謂以治人而行治法者存乎其人之愛民以心先民以身委員則量其材遴役則嚴其汙以里長徵夫而釐其侵蝕以隄老修築而稽其包攬則以每年所徵之隄夫用之於每年所修之隄將捧土可為丘山豈必求夸娥二子而置之乎善夫清軍陳公之言曰修隄惟

視人事斷不可諉之於天災仁人之言其利溥哉所列七條皆實實可見之施行者夫荆州之地紊衍壇曼縁以大江而漢水復自夜汊口分派以達於三湖汲引沮漳會揚水長湖羅堰諸陂澤之水春夏霪潦股灌支注不可勝計其沿湖渚澤畔而居者廬舍畎畝形如盂中之底盖自五代時高季興節度荆南築隄以防漢水由荆門緑麻山至潛江延亘百三十餘里於今之互為垸隄者總皆恃堤為命而漢水其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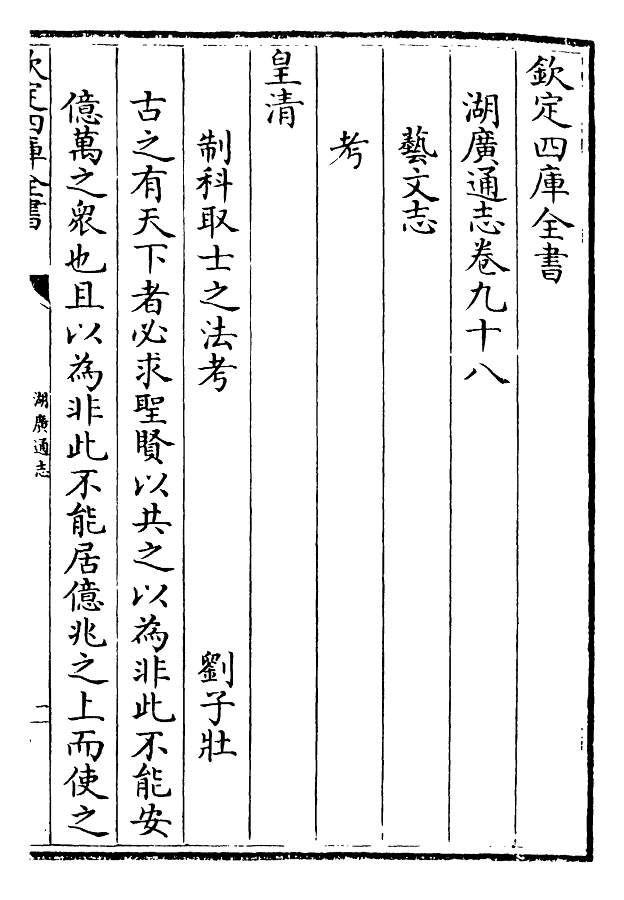
在曲又多泥沙遷徙淤塞自古不常明嘉靖二十六
年沙洋隄決後水之在荆安潛沔間者殆無虛歲
國朝順治甲午漢水決於沙洋之下戊戌大水康熙癸
卯水丁未秋水戊申夏水己酉壬子秋俱水甲寅則
郝穴堤潰洚洞滔天饑溺遍於巢窟辛酉壬戌江隄
連潰漢水並溢所謂隄防者衝盪漂流於斯為盡而
室丙室丁潭守八井等莊地勢窪下沈塌之慮尤有
不可言者今合江漢而籌之自荆襄而下江以北之

地如江陵監利潛江沔陽荆門皆如建瓴之勢而大江之悍黄灘之險為尤甚其所謂隄者又皆纍土負壤所積非有崗陵以扼之一遇水勢突奔咫尺不堅千里為壑楊景淳舊志詳哉言之其開穴疏流之說已萬不可行於今日而江陵昏墊疲苦之民荷鍤操杵力殫膏枯為水歸其壑土反其宅之計是蓋以一邑之勞為監利潛江沔陽荆門禦寇於門戶而處堂奥者曾不助一臂而坐享其逸焉若使江陵非以剥膚

之痛不得不為之築勢不至於載胥及溺不止此協濟江隄之費四邑雖不待請亦當各自為計者也夫防江之工等於防河今江陵已為其難者鉅者矣而漢水之隄防不固其害旋中於潛沔荊門綢繆而圖其全則江漢朝宗而

國計民生萬世永賴矣

湖廣通志卷九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湖廣通志卷九十八

藝文志

考

皇清

制科取士之法考　劉子壯

古之有天下者必求聖賢以共之以為非此不能安億萬之衆也且以為非此不能居億兆之上而使之

相安故有以天子而下訪匹夫之事其後道微上以功名為懸而下有富貴之志上下交相疑而以術為御於是法日密而治亦日不古矣堯之舉舜也內有四凶外有洪水而其所詳者乃在家人父子之間又將以是試之謂夫其道不出乎此也伊尹樂堯舜之道而湯與之伐夏武王以吕尚為軍師而所陳者敬義當其時或幣聘之車載之學焉而以為師數千歲後惟昭烈於武侯有之此時未有制科而其所取之

士如此其士固異其取之也亦不同其所以相與有成也亦自非後之所能及至士出於取取立以法則賔師之位虛而道德之意微矣周最近古有三年賔興之典此後世制科之原也然考其制由鄉學者鄉大夫掌之而用之大司徒由國學者大樂正掌之而用之大司馬然皆書其德行道藝而無所謂文字之觀禮曰以賔禮禮之蓋猶有尊賢敬士之意而無一切束縛猜禁與夫徒隸役使之事及周之衰諸侯不

貢士士不養於學乃各以其所學顯於列國進而為游談退而為著述而上以文取士士以文自見之原自此始矣至漢文帝訪賈誼武帝策董仲舒遂為天子臨軒策士之始其所言者皆天下大務一代治亂之故惜其君徒能知其言之善而不能登之師傅以竟其學使二君者能如湯武之於伊吕其所表見必有進於古豈特如是而已哉隋唐沿之武后有洛陽殿之親問而其後直言如劉蕡者乃不得第蓋其時

士人不知有三代之學而人君又多不自親問其言既不得通於上而上亦無為天下得人之意故其文不顯而士亦無所見宋明以來視為故事規規乎聲偶之文字畫之整固宜其無明道知治之士也此制科之在天子者也漢用仲舒言令列侯郡守擇吏民賢者歲貢各二人而茂才孝廉於是始其後立五經博士開弟子員設教射策又為限年之法儒者試經學文吏試章奏魏立九品中正之法擇本州人為中

正吏部憑之授官斯二者猶兼經術德行未專以文取士也至晉舉秀異宋用策試隋置進士始專以文取士而士皆投牒自進矣唐制有三自天子有制第而其在學館曰生徒在州縣曰鄉貢皆升有司而進退之其科有十二而行之久者進士明經二者而已然其法以聲韻帖誦為工當時所尚者詩賦而後世論善詩者反不在其中宋承明經進士之舊而進士為盛又分經義詩賦為二焉論者曰能擇師儒如胡

瑗以教國學愼司如歐陽修以主文柄則士得其養

而文可以正此皆爭之於其末也有明專用經義而

兼取論策其意兼以明道求治而士皆習録纂組中

無實得苟取科第其他又往往由於詭道則士愈賤

而法亦欲變而無所之矣此制科之在主司者也合

而考之師焉賔焉臣焉此三代以上之法也經術焉

詩賦焉文義焉此漢唐以下之法也親策而不能用

其人不親策而不能知其人或得其人而知之不能

深用之不能盡焉此天子制科之異也不待上之舉之而以名字自進不必其人之可取而以文辭為斷又不必其文詞而以詭道得使人謂制科可廢焉此主司制科之異也夫古之時得一士而可以治天下今之時取數百士而天子尚不知其人何則古之人以為吾之治天下惟審乎此而今之人以為吾之有天下不恃乎此也故畧之古之時必先知而後官之今之時皆先官其人而後察之是以上無真確之見

亦無破格之舉而下亦循資守分無敢自言其有志於天下之大吾見國家之人至治不著而蓄道懷志之士需時待命而無以顯於當世也不揆疏昧輒條其考如右伏惟裁之

說

宋

太極圖說　周惇頤

無極而太極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

復動一靜一動互為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氣順布四時行焉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萬物生生而變化無窮焉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形既生矣神發知矣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矣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故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

吉凶君子脩之吉小人悖之凶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又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大哉易也斯其至矣

愛蓮說　　周惇頤

水陸草木之花可愛者甚蕃晉陶淵明獨愛菊自李唐來世人甚愛牡丹予獨愛蓮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漣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遠益清亭亭淨植可遠觀而不可褻玩焉予謂菊花之隱逸者也牡丹花之富

貴者也蓮花之君子者也噫菊之愛陶後鮮有聞蓮之愛同予者何人牡丹之愛宜乎衆矣

潭州示學者說　真德秀

真景元說曰予既新其郡之學又爲之續廩士之費俾絃誦於斯者㣲一日之輟焉教授陳君瑞甫過余請曰公之於士也安其居足其食顧亡一言以淑之可乎予謝曰此師儒之事也予何言雖然嘗聞之孔子矣豈不曰古之學者為已乎自漢以經術求士士為青紫而明

經唐以詞藝取士士為科目而業文其去聖人之意遠
矣今之學者其果為已而學歟其亦猶夫漢唐之士有
所利而學也如果為已而學則理不可以不窮性不可
以不盡不至乎聖賢之域弗止也若有所利而學則苟
能操觚吮墨媒爵秩而貿軒裳斯足矣放失其心弗顧
也異類其行弗恥也此學者邪正之歧途也請以淑吾
士可乎瑞甫曰敬聞命矣抑後世之言學者其有得於
孔氏之指歟曰後世學者其謬於聖人多矣獨嘗於唐

之陽子近世之石子尹子有取焉陽子曰學者學為忠孝也石子曰學者學為仁義也尹子曰學者學為人也是三言者庶幾聖門之遺意乎方唐之世士習之陋甚矣陽子一旦倡斯言於太學如天球之音威鳳之鳴學者竦然洗心而易聽歸覲其親者踵相躡焉理義之感人如此然則石子之言其有異於陽子歟曰無以異也仁者孝之源義者忠之幹曰仁義則忠孝在其中矣然則尹子之言其有異於二子歟曰亡以異也夫人與天

地並而為三才者也必兼三常備萬善然後人道立焉其警世之深為人之切又進乎二子矣敢問所以學為人者奈何曰耳目膚體人之形也仁義禮智信人之性也君臣父子昆弟夫婦朋友人之職也必循其性而不悖必盡其職而不愧然後其形可踐也孟子曰人之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又曰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夫天之生夫斯人也與物亦甚異矣而

孟子以為幾希何哉蓋所貴乎人者以其有是心者也是心不存則人之形雖具而人理已亡矣人之理亡則其與物何别哉故均是人也盡其道之極者聖人之所以參天地也違其理之常者凡民之所以為禽獸也聖愚之分其端甚微而其究甚遠豈不大可懼耶予故曰尹子之言警世之深為人之切則又進乎二子也吾黨之士茍無意於聖賢之學則已倘有志焉則反躬内省於人道之當然者有一毫之未至將皇皇然如渴之欲

飲餒之欲食也凜凜焉如負鍼芒而蹈棘茨也吾子幸以為然則願以告夫同志者俾知太守之期乎士不在於徼人爵取世資而在乎敬身而成德也瑞甫瞿然曰公之淑吾士者厚矣瑢請揭其言於學以為士之則

明

萬玉山房說　　曾朝節

博野張公愛竹山房有竹萬箇題曰萬玉余疑公之愛竹非無取也疏其意問之大江以南多竹惟此苦寒絶

少即有之視江南竹異乃愈珍惜馬公居江陵不難有竹亦不難竹至萬何以玉視竹豈易得者顧反貴歟人情貴賤無常白珩貴也楚語乃曰楚國無以為寶今種竹之多愛比於玉是為白珩者萬也豈公寶善之寄歟竹之德中虛而外直體剛而用柔善孰大於是古人有愛竹者取其能醫俗耳不足以窺竹之全夫萬玉備矣或者公之愛以此也竹之始種也深土而壅之汲水而溉之周樊而謹護之如此其不可輟也君子植德其身

培厚之以基滋息之以時兢兢乎恐其戕之者自外也何以異於種竹乎吾見公之凝然定也闇然修也惕然祇畏也盖取諸種竹將所謂觸目警心者非耶夫竹之生不遽萬吾盡吾力種之矣及春而萌生之多積歳則至於為林故能萬也杜陵曰惡竹應須斬萬竿然則初非任其猥繁耳芟洗其惡而後嘉美林列是以君子觀於竹得漸之義焉擇之術焉凡公取義於竹或不止此而此其大也次第問之庶幾有以開我

皇清

圖數說

劉子壯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者數也或奇或偶者陰也陽也其曰天以一生水地以六成之天地云者陰陽云也猶之陽以一生水陰以六成之也不言陰陽而言天地者陰陽為理天地為形五行屬形故言形以生之也五行之生原無漸形其言以一生之以六成之者言水得天之一以生得地之六以成猶之得陽

以生得陰以成也非謂一生水而後三生木又非天以一生水而後以七成火也其言天數五地數五者自一至十各半也五本天之正數而地亦五數者地之五從天生也天以一而生二地每增於天者天以奇而生偶也地得天之數以為數故能自為數其實不出於天之數也五為天生土之數而十為地成土之數故地為數五而十為五之重又土者地之成形也二四六八十不能離一三五七九而得數地不能

離天而得形猶婦不能離夫而生也易未言五行而解者以為天以一生地以六成者推五行之氣與其序而以理配之也周子之太極圖所謂五行一陰陽也而言漸次與辨漸次之非者皆支外之支矣至於五行之互相生此又得天地之氣為之宣其化而五行又自生於土者土得天之五數以生而成於地之重五之數也數終於十而以五為之中數成於十而以五為之生所以尊天而用地所以本天而親地也

地原於天數始於一十即一也一可以生十父道也一可以君十君道也一可以序次可以求配可以得衆者兄弟夫婦朋友之交之道也故首天一也天始於一而圖以五為中者五之中有一焉五以一為本後得一而二前合一而三左顧一而四右瞻一而五因而增之而六七八九十也以天地分之故曰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也以數分之故曰天數五地數五也

李氏宗盟說

李若愚

蓋古者大宗之外為小宗者四大宗則衆子姓共宗之也其四宗則三從以下兄弟遞相宗也嗟乎先正有曰宗子法壞則人不自知來處余嘗攷諸往牒以及近事流俗失而世敗壞恒必由之今夫家之有宗子猶水木之有源本而衣裳之有冠冕也三代暨唐宋皆重之不可廢也無宗則無恩無恩則易與散無宗則無禮無禮則易與僣無宗則無教無教則易與

亂散耶僭耶亂耶俗之所謂大不祥也然則宗子之法萃渙正亂弭僭之道也曷可廢也李氏自先世祖崇富及今耳孫尊尊卑卑長長幼幼恫如恪如未有一人軼於軌者世有法也而迨在正嘉間虐吏為政萇楚之謠不絕而鴻雁之聲屢作先大夫每為愚說其事輒汪然流涕余小子懼焉百世之後其尚聚而族東西南北不可以弗識也於是乎作宗盟大夫立宗禮也我末之能行也或曰宗何為乎有盟恐後世

子孫之日失其序也盟何為乎托始誌中興也先司
諫始為卿大夫有名於朝也如王之有茂弘謝之有
安石也然則予之盟之也何居曰夫亦猶行古之道
也周公之誡成王也猶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吾何
盟哉今汝宗人羣昭羣穆咸在而不失其倫世為楚
郡姓固矣自今日以造無敗而度乎為父母儳乎無
廢而職乎為州閭羞乎無惰女股肱乎則病我妻孥
者乎無為不逞以扞官司乎無包藏禍心以為封豕

長虵於兹土乎無少凌長遠間親小加大淫破義乎有一於此不有人道之患則必有隂陽之患夫李氏之先婦𡮢織也男𡮢耕也儒𡮢業也士𡮢廉也諸父昆弟及而元孫但使世世長長幼幼尊尊卑卑恫如恪如以世家其宗祊以勿為先大夫羞斯今日名以命之意也宗立而恩行矣恩行而教著矣教著而禮明矣君子謂斯言也信李氏其昌乎不然盟可尋也亦可寒也嗟乎葛藟猶能庇其本吾何盟哉乃為之

說曰宗若應昌必有哲人克勤一德矩模作程誦述先王啓我後生維貞與恪聞譽厥章淑慎臧嘉載錫之光世守訓典為萬民望忠肅恭懿惠和慈宣明允篤誠齊聖廣淵輯其分族則法京周詩書禮樂以賛箕疇賁於王庭家祚用休賴爾將來動服兹盟令儀懋正奕葉雲礽

櫺星門說　易體震

先師廟制自正殿而南有戟門有櫺星門戟門始宋

建隆年間凖儀立戟學者類能言之至櫺星則難解其義按釋文云櫺者楣門總格也班孟堅西都賦捨櫺檻而却倚文選詩曲櫺激鮮飈韓昌黎詩暑夕眠風櫺蘇東坡詩皎如明月照牕櫺是也其名星何居陸放翁老學庵記牕格縱横相間名星眼近時蔡京省去横隔更名大師牕以此知牕之有格為星眼也今之戟門古為楯門制用櫺牕格撤去障板取闢門求賢之意其兼取星者同於王制尊之至也周禮有

臯門應門又有闕門巍然中闕上懸治象謂之象魏自漢以來天子正門曰端門後世用天子禮尊先聖為櫺星門即今所云宸居法宮是也

跋

宋

書韓魏公黄州詩跋　　蘇　軾

黄州山水清遠土風厚善其民寡求而不爭其士静而文樸而不陋雖閭巷小民知尊愛賢者曰吾州雖遠小

然王元之韓魏公嘗辱居焉以誇於四方之人元之自黄遷蘄州没於蘄州然世之稱元之者必曰黄州而黄人亦曰吾元之也魏公去黄四十餘年而思之不忘至以為詩夫賢人君子天之所以遺斯民天下之所共有而黄人獨私以為寵豈其尊德樂道獨異乎他邦也與抑二公與此州之人有夙昔之契不可知也元之為郡守有德於民民懷之不忘也固宜魏公從其兄居耳民何自知之詩云有斐君子如金如錫如圭如璧金錫圭

壁之所在瓦石草木被其光澤矣何必施於用奉議郎孫貢公素黃人也而客於公公知之深盖所謂教授書記者也而軾亦公之門人謫居於黃五年治東坡築雪堂盖將老焉則亦黃人也於是相與摹公之詩而刻之石以為黃人無窮之思而吾二人者亦庶幾托此以不忘乎元豐七年十月二十六日汝州團練副使蘇軾記

黃陵夢跋　蘇軾

昔軾嘗聞之歐陽公曰予昔以西京留守推官為館閣

較勘時同年丁寶臣元珍適來京師夢與同舟泝江入一廟中拜謁堂下予班元珍下旣出門見一馬隻耳覺而語予固莫識也已而元珍出峽州判官余亦貶夷陵令一日與元珍同泝峽謁黃陵廟入門惘然皆夢中所見予為縣令固班元珍下出門外鐫石為馬缺一耳相視大驚乃留詩廟中蓋私識其事也

蔡邕九疑山碑銘跋　李龔之

九疑名昉離騷祠廟古矣乃無漢以來碑刻閱歐陽詢

藝文類聚有蔡邕碑銘然僅載銘詞而碑文不著惜也他所遺逸多矣龔之既考新宮遂屬郡人李挺祖書於玉琯巖以補千載之闕云淳祐六年秋八月郡守潼川李龔之題

書楚詞協韻後　　朱子

始予得黄叔厔父所定楚詞協韻而愛之以寄漳守傅景仁景仁為刻板置公帑未幾予來代景仁景仁為予言抬昭遽同韻此謂遽當為遭似矣然嘗讀王岐公集

銘詩中用遽字正入昭韻則大招之遽自不當改然又疑其或反是承襲此篇之誤因考漢書敘傳則有符與昭韻者（高惠功臣侯表）區與驕韻者（西南夷兩粵傳）乃知大招本文誠不為誤而岐公用韻其考之亦詳也予按諸書信如景仁之言蓋字之從豦聲者噱臄醵平讀音皆為彊然則大招之遽當自彊而為喬乃得其讀於是即其板本復刊正之使覽者無疑焉景仁說尚有欲商訂者會其去亟不果他日當並扣之附刻書後也紹熙庚戌十月壬

午書

再跋楚詞協韻　朱子

楚詞叶韻九章所謂將寓未詳者當時黄君蓋用古杭本及晁氏本讀之故於此不得其説而闕焉近見閣早道士甘夢叔説寓乃當字之誤因亟考之則黄長睿洪慶善本果皆作當黄注云宋本作寓洪云當值也以文義音韻言之二家之本為是杭本未校舛誤最多宜不足怪獨晁氏自謂深於騷者顧亦因襲其謬而不能有

所是正若此類者尚多有之然則其所用力不過更易序引增廣篇帙以飾其外而於是書之實初未嘗有所發明也近世之言刪述者例如此不但晁氏而已予於此編實嘗助其吟諷今乃自愧其眩於名實而考之不詳也因復書其後以曉觀者云

題屈原天問後　　朱子

此書多不可曉處不可強通亦有顯然謬誤而讀者不覺又從而妄為之說者如啓棘賓商九辯九歌王逸則

訓棘為陳訓賓為列謂商為五音之商固已穿鑿而洪興祖又以為急相符契以賓客之禮而作是樂尤為迂遠今詳此乃字以篆文相似而誤棘當作夢商當作天言啟夢上賓於天而得此二樂以歸耳如列子史記所載周穆王秦穆公趙簡子等事爾若山海經云夏后上三嬪於天得九辨九歌以下則是當時此書别本賓字亦誤作嬪故或者因以為誌雖實怪妄不足為据然商字猶作天字則可驗矣柳子厚貿嬪之云乃為山海經

所誤而或者又誤解之三寫之謬可勝嘆哉

贊

唐

續羊叔子傳贊　　呂温

天厭鼎峙蜀滅魏改錫晉年公以同四海儒衣登壇嶽鎮荆蠻十萬之衆從公而閒逍遥峴陽傲視勍敵用仁為間出入無跡吳國雖守吳心已降吞於胷中不見大江勳物忘已樂天知命留功遺人國愈身病江漢舊域

德膏潛蒸化行兵中兵息化興策雖平吳道不相晉永嘉南遷豈曰泯泯

明

赤壁圖賛　方孝孺

羣兒戲兵汚此赤壁江山無情猶有慚色帝命偉人眷山之蘇酹酒大江以滌其汚揮斥元化與造物伍哀彼妄庸攘竊腐鼠明月在水獨鶴在天勿謂公亡公在世間

檄

皇清

喻六里苗檄　趙宏恩

我

朝自

太祖

太宗造區夏

世祖一寰宇

聖祖承大統子元元絶域重譯爭梯航恐後今
天子御極純孝格天萬類咸若凡山陬海澨含生負性之儔不使一物不遂其願若永順桑植保靖諸苗多沈錮舊習累遭土司虐
皇帝哀矜之允其請與内地民一體撫育田地聽其墾牛馬裕其用漢奸進占者絶之歲輸糧無幾秋毫無利焉今彼苗婦子皆寧居保生業矣蓋因其向化輸誠

聖德丕冒於無窮也使者秉節來久加意爾苗披陳牘

見舍死投光訴前之長吏因循未上

聞使者知爾衆强凌弱衆暴寡每相殘踐踏且鄰苗奸

民刼掠墮害終年未寧居如罹水火未由自拔者

非一日矣方今太和翔洽卿雲見醴泉出鳳凰來

嘉禾瑞芝之上瑞頻仍昆虫草木揚芬耀彩爾衆獨

跼蹐乎榛莽山谷中不與夫禮樂衣冠之盛良可

憫焉比疏入

聖慈命撫之設以官安以汛為爾等梁强戢暴使者親
臨化之期其樂昇平俾爾衆知
天子覆載大德爭先効順去危就安革除其兇暴取法其
良善秀者列膠庠魯者安耕鑿何其幸歟何其幸
歟或一二頑梗苗倚其穴負其固者爾衆擒之送
行轅表功論賞必不爾靳如其依違附和思逞釜
底則是冥頑不格於
天討者決矣使者大兵臨境刈除之不使穢

聖朝化土悔焉晚矣檄到咸知毋忽

湖廣通志卷九十八